

◎ 飞翔 著

紫光

拯救「南亚一号」行动

北京出版社

飞翔 著

紫花

拯救『南亚一号』行动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光：拯救“南亚1号”行动/飞翔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

ISBN 7-200-05161-6

I. 紫...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589 号

紫光

——拯救“南亚1号”行动

ZI GUANG

——ZHENG JIU NAN YA YI HAO XING DONG

飞 翔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80×1230 32开本 10印张 243千字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0-05161-6
D·399 定价：15.00元

内 容 提 要

中国微生物代表团成员陈详明在华盛顿被暗杀，他的死牵涉到国际恐怖组织通过中国黑市购买病毒武器，并对美国本土进行恐怖袭击的一系列阴谋。

为了侦破恐怖分子的袭击计划和搞到中国病毒武器的研制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了“紫罗兰”行动，派出一批情报人员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中国安全部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组织了以李军涛为组长的反恐情报小组。他们围绕紫光生物集团公司发生的病毒失窃案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艰险的侦破工作。

文章人物线索复杂，连结东西方民族文化风情。故事情节曲折，悬念起伏，视野开阔，是一部新型的反恐科幻惊险小说。

序

比什凯克的夏季是舒适的。高大的树木成行并列地布满市区，映衬着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及多姿多彩的俄罗斯雕塑。

伴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和发展，日渐繁荣的街道上穿梭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汽车。街道两旁耸立起越来越华丽的饭店和商场。来往的人群中，大多是穿着简单的本地人，也有来自南亚和土耳其的商客，他们总是西装革履，匆匆忙忙地走过兴隆的街区。沿路两边的摊位上，拥挤着头戴精制民族帽的吉尔吉斯小贩，他们大声招揽着生意，叫卖着廉价的水果和香烟。

一处露天小食店的桌子旁，坐着两个留小胡子的人。一个戴顶蓝色的四角帽，穿西装，显得高大魁梧；另一个着件花衬衫，矮胖身材。他们喝着冰镇“伏特加”，但心情却如火似焚。高个子的说：“你昨天刚把使馆那家伙干掉，今天北京就派了特派员来，肯定是冲我们来的。你马上飞到巴基斯坦去，省得夜长梦多。这是你的机票。”说着他将一个信封递了过去。

“那你怎么办？是不是也躲起来，据说警方已经盯上我们了。”矮胖子接过机票说。

“我看还没那么严重，听说明天中国大使馆要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这一事件。他妈的，咱们被逼得背井离乡，还怕这一套！老板都布置好了，再干他一下子，这回连那个狗屁特派员也一块收拾了。事成之后，我和穆合亚提一起走；你已经暴露，还是趁早离开吧。”高个子把杯里的“伏特加”酒斟满后说。

“行，我这就回家准备行李。”矮胖子站起来说。

“不要耽搁久了，你戴上假发，把胡子剃了，小心被认出来。你的巴基斯坦护照也在信封里。”高个子再次叮嘱道。

“行，那就巴基斯坦见！阿卡（大哥），咱们干了这一杯。”矮胖子举起了高脚酒杯说。

“干！后会有期。”高个子咕嘟几口就将满杯酒喝了个精光。

第二天晚上，市政府大厅里，中国大使馆按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郭浩严厉谴责了恐怖分子暗杀两名中国使馆官员的罪行，并怀疑杀手是“自由土耳其”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他说：“自90年代以来，恐怖势力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目标，策划了一连串的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事件。他们在2000年就火烧了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市场，还枪杀了前去办案的中国官员，后逃到哈萨克斯坦。这次，他们又将使馆的一等秘书和他的司机暗杀。在中国新疆，恐怖势力曾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疆独暴乱，致使近千人死伤。他们还准备在中国内地搞恐怖活动，并策划了对美国在海外机构的袭击。”

记者招待会后，使馆发言人郭浩和几个到会的中国官员准备离去，在成群的各国记者的簇拥下，他们信步走出会场。黑夜已经降临，市政府门前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夜色中保护着使馆官员的安全。司机已经提前为郭浩打开了车门，就在他转身走向汽车的一刹那，远处鸣起了几声枪响。还没容郭浩反应过来，他便被一只有力的手臂推倒在车旁。子弹呼啸而过，一个记者的摄像机被打中了。

“别动！有刺客！”郭浩听出是安全部特派员李军涛的喊声。紧接着，车对面的灌木丛里又闪出了火红的弹影和“砰砰”的枪声。一名使馆官员倒下了，后来是一名记者。人群一阵混乱，“卧倒！”“快趴下！”记者们惊呼着，大多数人俯身在地，几个勇敢的弓着身子，连跑带钻地找角度，不顾安危地摄下了这些惊

险镜头。

吉尔吉斯斯坦的警察们闻声还击，李军涛抽出手枪在汽车的掩护下向灌木丛的弹影处射出一连串的子弹。对方没有还击，枪声停止了。就在这时，李军涛看见灌木丛的后面停着一辆汽车，突然窜出的两个黑影迅速地打开了车门。

李军涛二话没说，飞身跃入车内，驾车朝前冲去。刺客的车先李军涛一步混入了市区的车流中。后面的警车已经鸣响警笛，前后疾驶，紧追不放。但是那辆早已窥视好退路的黑车飞快地穿行，眼见就要消失在街口的拐角处。“不能让他跑了！”李军涛用左手瞄准黑车的后轮急射几枪。枪声中，他听见了车胎的爆破声。“打中了！”李军涛想。果然，那辆车一个急拐弯，失灵地撞在了路旁的大树上。警车呼啸着从四面包抄上去，一阵激烈的枪战后，警方逮捕了一名受伤的恐怖分子，另一名已中弹身亡。

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决定将这名“恐怖分子”交由中国政府处理。在被审讯中，犯罪分子对“自由土耳其”组织暗杀和袭击中国使馆官员之事供认不讳，还交待出有一名暗杀凶手已逃入巴基斯坦境内。

这个自称“自由土耳其”的地下组织涉及中国的新疆、中亚和欧美等许多国家，与盘踞在阿富汗的“艾山买和苏木集团”、中亚的“孜牙集团”以及美国的“伊斯兰信息社”等多个恐怖组织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伙以中国新疆独立为己任的恐怖分子，深受车臣战争和阿富汗内战的影响，企图通过武力和恐怖手段赢得“独立”，“解放新疆”。他们与本·拉登恐怖集团建立了组织接触，曾派人去基地受训，并在本·拉登的直接资助和培训下，形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恐怖武装，称“精锐第一师”，主要在中国新疆进行恐怖活动。后来这支恐怖武装在暴动中被中国军队一举歼灭，他们的残兵游勇部分逃往境外，部分仍潜伏在中国的新疆和内地。

“9·11”事件后，联合国安理会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反恐制裁名单。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也积极支持中国的反恐斗争，形成了世界性的反恐联合战线。这无疑是对恐怖分子的一个沉重打击，“东突”势力的活动也变得更加隐蔽，进入了蛰伏期，但蛰伏不等于放弃，他们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为了得到活动经费，位于西亚的“东突”势力和中东的“基地组织”秘密来往，进行着一场生物武器的世界性黑色交易。

目 录

序.....	(001)
第一章 发生在华盛顿的谋杀案.....	(001)
第二章 燕山脚下的紫光生物集团.....	(029)
第三章 国安部的反恐部署.....	(043)
第四章 可疑的美国商人.....	(064)
第五章 地下病毒实验室.....	(083)
第六章 西域的疫情.....	(101)
第七章 “东突”在行动.....	(118)
第八章 又是一场凶杀案.....	(151)
第九章 “山鹰”和“紫罗兰”	(169)
第十章 阴谋与交易.....	(193)
第十一章 多姿多彩的庆功会.....	(216)
第十二章 “紫罗兰”行动.....	(238)
第十三章 危急时刻.....	(259)
第十四章 最后的决战.....	(279)

第一章 发生在华盛顿的谋杀案



五月的华盛顿鲜花盛开，春意盎然。世界微生物学年会在华盛顿的会议中心拉开了序幕。会场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肤色的科学家。

在一个门口标着“病毒免疫学讲座”的会议室里，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戴维正作着专题发言。他穿着深蓝色西装上衣，灰色长裤，紫红的领带映着东方人略显宽阔的脸庞，一副棕色眼镜伏在黑色的眉毛下，镜片后那双充满智慧的黑眼睛闪着深邃敏锐的目光。

他是中国紫光生物集团的副总经理兼研发部主任，也是中国医科大学微生物所的特聘教授，留美生物医学博士。几年前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副教授职务，和朋友们一同创办了紫光生物集团公司。因其技术力量雄厚，又集中了美、港几处融资，现已是拥有亿万资产的高科技企业。

戴维侧身站在讲台上，右手持遥控器，左手略撩衣角半插在裤兜里，边放幻灯边侃侃而谈。他的英语清澈流利，语音抑扬顿挫，讲到关键处时，他面对观众席用手势增强效果；讲到抽象概念时，他微倾身躯加重语调。他的翩翩风度和潇洒神态及发言中有创见性的实验理论和逻辑概念，都强烈地吸引了台下内行的科学家们，他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完全忘记了去挑剔那仍带

有点中国乡音的美式英语。

一个小时后发言结束了，会议主持人走上台按照惯例让与会者提问题。人们在台下窃窃私语，议论着各种提问。有几个人走到台前，对发言中的内容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疑问。戴维礼貌自信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这是他的研究项目，是由他设计并指导研究小组成员辛勤工作了两年的成果，他们还要在今后的临床实验中继续证实，然后投入批量生产，以得到经济上的回报。

当不再有人提问，主持人刚要宣布会议结束时，突然从台下的座位上站起了一位女学者，“我提最后一个问题！”随着一声清脆的嗓音，便见她缓步朝台前走来。“像是华人。”这是戴维看到她后的第一个反应。近了，女学者中等身材，披肩发，一身浅棕色裙服，一双略带微笑的大眼睛。“怎么像是她……”戴维凝视着，“是她，几年过去了，她仍是那副美丽的面孔……”戴维向她投去熟悉的目光，朝她热情地点点头，然后向观众席介绍：“我的学生苏珊·杨。”

苏珊将手轻轻地放在唇边，给了他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小飞吻，然后接过主持人手中的麦克风，用浑圆的女中音提问：“您刚才谈到，FISV7 病毒的调节基因 RG 段的基因突变问题。请问，当你们将人工合成的 DNA 片段组合到病毒基因序列中后，其 RG 段的基因有没有发生新的突变？FISV7 病毒的调节基因是否还对 RG 段起调节作用呢？”

“果然是个尖锐的问题。”戴维想，“她这几年一定也在做和我接近的课题。”戴维认真地朝苏珊点了点头，然后回答她的提问：“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在功能基因的第五位碱基序列上进行了人工整合，将 AGG 变成了 GAT，由此改变了病毒的致病性；而调节基因 RG 并没有识别出它的点状突变，病毒仍具有它以前的生活周期，但是其性质变了，它的致病能力受到了限制。所以当我们把 FISV7 病毒感染动物后，即可提取其血清作为疫苗研究

的基本材料。”戴维结束了他的讲话，走下台来。

苏珊已经早他一步来到了会议室的门口，并向戴维招手。苏珊长得很像个漂亮的欧亚混血姑娘，她有着黑头发、白皮肤，棕色的大眼睛和薄薄的红嘴唇。她在中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熟悉中英两国语言文字，最近又刚刚拿到博士学位。聪明和成功使她充满自信，就像一只丰羽的海燕期待着暴风雨前的雷鸣。

戴维走过去，苏珊主动地拥抱了他。在中国几年，戴维对这种西式礼节已经不大习惯了，但他仍高兴地拥抱了苏珊，并在她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苏珊，真没想到你也来啦！现在做什么工作呢？”戴维笑着问。

“我刚刚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现在吗？正在找博士后的位置。你呢？从简介上看，你已经是中国大生物公司的副总了，怎么这么多年也不来美国转转？”苏珊反问道。

“我回中国后，一直很忙，不是一般的忙，这两年略微好了些。去年我开会去了一趟旧金山，没有见到你。”他顿了顿又说，“我离开后给系里打过几次电话，听人说你转学了，我既不知道你的新号码，又没有地址，你就这样失踪了。”

“你走后，我不喜欢琼森教授那种古板的研究方式，同他发生了争执，处不好关系，我当然要离开啦。后来，我一直在费城大学就读。”苏珊认真地说。

俩人说着已经走到了大厅的门口，时值下午，阳光明媚，春风拂面。戴维的心情又是格外舒畅，他深呼了一口气提议道：“我们去哪里走吧！”

“去哪儿呢？”苏珊沉思一下说，“去林肯纪念堂河边的公园怎么样？”

“你是东道主，听你的。”戴维含笑地说。

“看，班车来了，我们上去吧。”苏珊一回头，正好看见了

去那条线的会议班车。戴维礼貌地朝刚刚打开的车门伸出手，苏珊便毫不犹豫地领先一步登上了车，戴维随后也上去了。

在河边边谈边漫步，戴维不禁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下午……好像也是在五月里，对，是五月，在那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天傍晚，他和苏珊在校园里散步。那年是苏珊进入博士课程的第一年，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情。戴维已是已婚男人，又是指导老师，再加上当时正准备辞掉学校的职务去中国发展，想雄心勃勃地干一番事业，该想该做的事太多，哪里有空去考虑无聊的儿女情长？所有这一切，都驱使戴维同苏珊好好地谈了一次。

也是在草坪边这样地漫步，苏珊轻轻地挽着他的手臂。戴维侧头看了她一眼，想了想，坦诚地说：“苏珊，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的妻子是个医生。”

“这我早就知道。”苏珊轻描淡写地敷衍了一句。

“苏珊，我要回中国去了。”戴维加重了语气。

“是吗？什么时候？”苏珊有点惊讶。

“下个月，等这个学期结束了。”戴维沉静地说。

“什么时候回来？”苏珊的问话变快了。

“不回来了，我准备在中国办一个生物公司。”戴维肯定地回答。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苏珊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这不是在提前告诉你吗？”戴维不动声色地解释。

苏珊沉默了，一会儿，她抽回了挽着戴维的手臂，站住了。戴维见她眼里含着泪水，轻叹一口气说：“我理解你，我也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戴维将手扶在她的肩膀上又说，“你知道，真挚的师生友谊是可以保存一生的。一时的情感冲动没有什么意思，反而会使我们在以后的年代里疏远。相信我，苏珊。”

“不，戴维，我不能离开你！”苏珊哭着扑到了戴维的怀里。

戴维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别这样，让熟人看见要说闲话的。”

苏珊一下子挺直了身子，用泪眼望着戴维说：“你不爱我，今天我才明白了。你对我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我怎么这么傻，这么傻呀！”说完后，苏珊哭着回头跑掉了。

戴维望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地在夕阳里站了半天……

戴维想到这儿，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苏珊不解地看他一眼说：“今天你的情绪真好。”

戴维随着自己的思绪问道：“你结婚了吗？”

“没有。”苏珊直爽地回答，然后她问，“你的妻子好吗？你有孩子了吗？”

“没有，我离婚了。”戴维淡淡地说。

苏珊站住了，带着有些困惑的眼光说：“我一直以为你有个幸福的家庭呢。”

“那已经是历史了。我回国后，她不愿意回去，中国医生的工资低，她又有自己的事业，我不能勉强她。后来，她爱上了一个美国人，是个整容外科医生。去年，我们正式离婚了。”戴维简单地叙述着。

“那你不就彻底自由了吗？”苏珊一句话解除了戴维有些尴尬的眼神。

“是啊，自由了。”戴维附和着重复了一句。

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了，他们开始朝戴维住的 MARRIOTT 大厦走去。一路上苏珊询问着戴维在中国的工作情况。

路过一个墨西哥餐厅时，里面传出的烤肉香味把二人吸引了进去。餐厅的装潢别具一格，到处可见红绿白三色彩条交相辉映，这是墨西哥国旗的基色，墙上挂着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刀、宽边礼帽、女孩子的三色连衣裙以及鹰蛇图案的壁画。

戴维点了烤牛排，苏珊点了鸡丝卷饼，盘中分别配有墨式豆泥和米饭，外加青菜沙拉。在苏珊的建议下，二人还要了鸡尾酒“玛格瑞特”。

酒虽然度数不高，但也使苏珊的话变得越来越多起来。她谈到自己刚刚结束的在“亚特兰大”传染病中心四级病毒实验室的实习，她说：“当我刚刚穿上那套像宇航服似的防病毒隔离装时，简直觉得连呼吸都别扭，就更别提做实验有多费事了。不过我还算适应得快，现在我都是四级实验室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专家了。”

世界上标准的微生物学实验室分生物安全四级：一级是研究非致病菌和病毒的实验室；二级是做有疫苗和特效药的一般性致病菌和病毒的实验室；三级是做有疫苗的烈性病毒研究；四级是研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烈性病毒。此种实验室在美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它的安全性和保密性直接关系着人的健康和生存。如果烈性病毒一旦在人口稠密区散播开来，它将会一传十、十传百，迅速波及整个城市或整个地区，还可能随着人员的流动而扩散，造成千百万人的感染、发病乃至死亡，也会造成全社会大范围的精神恐慌，出现人人自危现象。因此，美国对此类生物实验室的监控相当重视，各类人员的进出都会受到严格控制和检查。因为恐怖分子一旦获取了这些病毒，他们就会在国际性的大城市里发动生物恐怖袭击，而这正是美国社会最担心的事情。

苏珊又端起酒杯，小饮一口后向戴维问道：“你那里有四级实验室吗？”

“有，我们称 P4 实验室，也就是生物保护四级。为了研制南亚 1 号病毒，也就是前年在广东附近的大风岛上爆发的那次流行病毒，我们已经提取了病毒，现正在搞疫苗的研究。”戴维不无自豪地说。

“我记得美国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消息，据说由这种病毒引起的出血性疾病，其死亡率达到了60%。它和70年代在非洲流行的EBOLA病毒相似。中国政府能迅速地控制这次病毒的流行真是不简单，不然，还不知当今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苏珊美丽的脸庞变得严肃起来。

“幸好不是发生在人口密集区，我随医疗队去了疫区，真是让人不敢相信，死了几十个人哪！”戴维停住刀叉，注视着苏珊说，“那次，我采了血液和组织标本。”

“你们找到宿主了吗？”苏珊蹙起双眉问道。

“没有。我们考虑感染来自东南亚，有可能是鼠科类哺乳动物，也有可能是昆虫类。因为我们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有个孩子曾经去菲律宾探亲，在那里他和朋友们去过热带雨林探险。我想他在探险时可能被什么东西咬伤了，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据说这个孩子回到岛上后即开始发病，也是第一个死亡的人。”戴维告诉苏珊说。

“可怜的孩子，你见到他了吗？”苏珊涌起一阵怜悯之心，便接着问了一句。

“见到了，但是，我无能为力。”戴维的脑海里又涌现出当时的情景，他慢慢地说，“何止是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人都病倒了。当我看到那一双双痛苦甚至是绝望的眼睛时，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他停下来，眼睛里露出茫然的目光说，“我好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一种无法逃脱的死亡的恐惧。”他说完后，俩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苏珊又起了话头：“是不是由于有了亲临其境的经历，你才决定去研制这个烈性病毒的疫苗啊？”苏珊虽然被他的情绪所感染，但她不想在高兴的时候谈这些令人伤感的话题，便问起了戴维的工作。

戴维的思绪也马上转了回来，他说：“那次的经历是一个方

面，更重要的是研制疫苗是我所选择的工作方向，我就是干这行的嘛。”

“中国有多少四级实验室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呢？”苏珊随口问道。

“没有几个，政府控制的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所。我们是企业，自由度较大。我搞烈性病毒的研究是为了研制疫苗。我想，搞出一种新的疫苗，是一种创造，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当然，疫苗是有特异性的，烈性病毒的疫苗不会畅销，但它会在某一关键时刻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戴维又说，“公司最近经营状况很好，我们有钱在这方面投资。再说，要建立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公司，就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很大的疫苗库同世界联网。这样的话，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只要出现了病毒流行的疫情，我们的疫苗库就提供相应的疫苗去控制它。这是为人类造福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戴维滔滔不绝地谈着他的宏伟计划。

“这么说你们公司也有一个不小的病毒库了？要实验疫苗，必须有相应的病毒为基础呀！”苏珊接着问。

“是的，我们也在同时建立了病毒库。”戴维点了点头，忽然好像想起什么，他突然问苏珊，“你问了这么多我们公司的情况，是不是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工作呀？”

“我对你们公司是挺有兴趣，可究竟去不去中国工作我还没有想好。”苏珊半开玩笑似的又说，“如果我申请，你们要我吗？”

“我想，如果我同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那儿已经有来自美国、日本、苏俄、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的科学家了。我们‘紫光生物’本身就是一个合资公司。”戴维的目光充满自信。

“我会好好考虑的，无论怎样，我都会和你保持联系。不要再把我这个学生弄丢了啊！”苏珊略一歪头调皮地笑道。